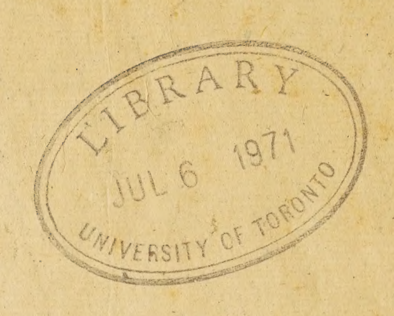








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綱領

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　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又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又曰孟

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孔孟只要分别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形象然

後爲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又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又曰孟子嘗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或問使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於孔子耶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

一間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伊川先生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

聖人之意可見矣　或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者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常語學者必先看語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看語孟之書亦與見孔孟何異　或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已

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

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又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又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

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答巫
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又如言伯夷
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淸和便以夷
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
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
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
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
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
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

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

而治之非堯也　尹焞嘗言近日看論孟
似有所見先生曰所見如何焞曰只見句
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自涵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綱領

伊川先生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未讀詩時授之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旣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

召南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　又曰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所問意思或所到地位及所居之位而言　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此者豈能及此　又曰孔門弟

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才說去兵便又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是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是答　又曰凡看論語非是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人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又曰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謝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

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談者益稀旣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旣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固不得其門而入也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

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之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

賤而耻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
已不已而有顚躓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
之富貴眞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
讀之孰謂回不惰師書紳爲至誠服膺過
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
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
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

蓋亦勿思爾能返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眞不我欺者其亦自

知而已豈特思慮之効乃力行之功至此
葢人與書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
益著知視聽言動葢皆至理聲氣容色無
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
豈人能强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
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閒
之至此葢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
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大不
賢者識其小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

以此書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眞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

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楊氏曰學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止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志於聖人而可以言學也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士之有志乎聖人者所宜盡心也然而其

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
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塗背而去之如
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托宿焉况能宅
天下之廣居乎嗚呼道廢千有餘年士不
知所止而繆悠荒唐之辭盈天下窮高極
微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閒有英才異
稟不過騖爲辭章以夸多鬬靡而已善夫
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
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

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其可得乎余於是書物色牝牡有不能知者葢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答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又問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者是何語曰皆的當但

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之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與鄭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著力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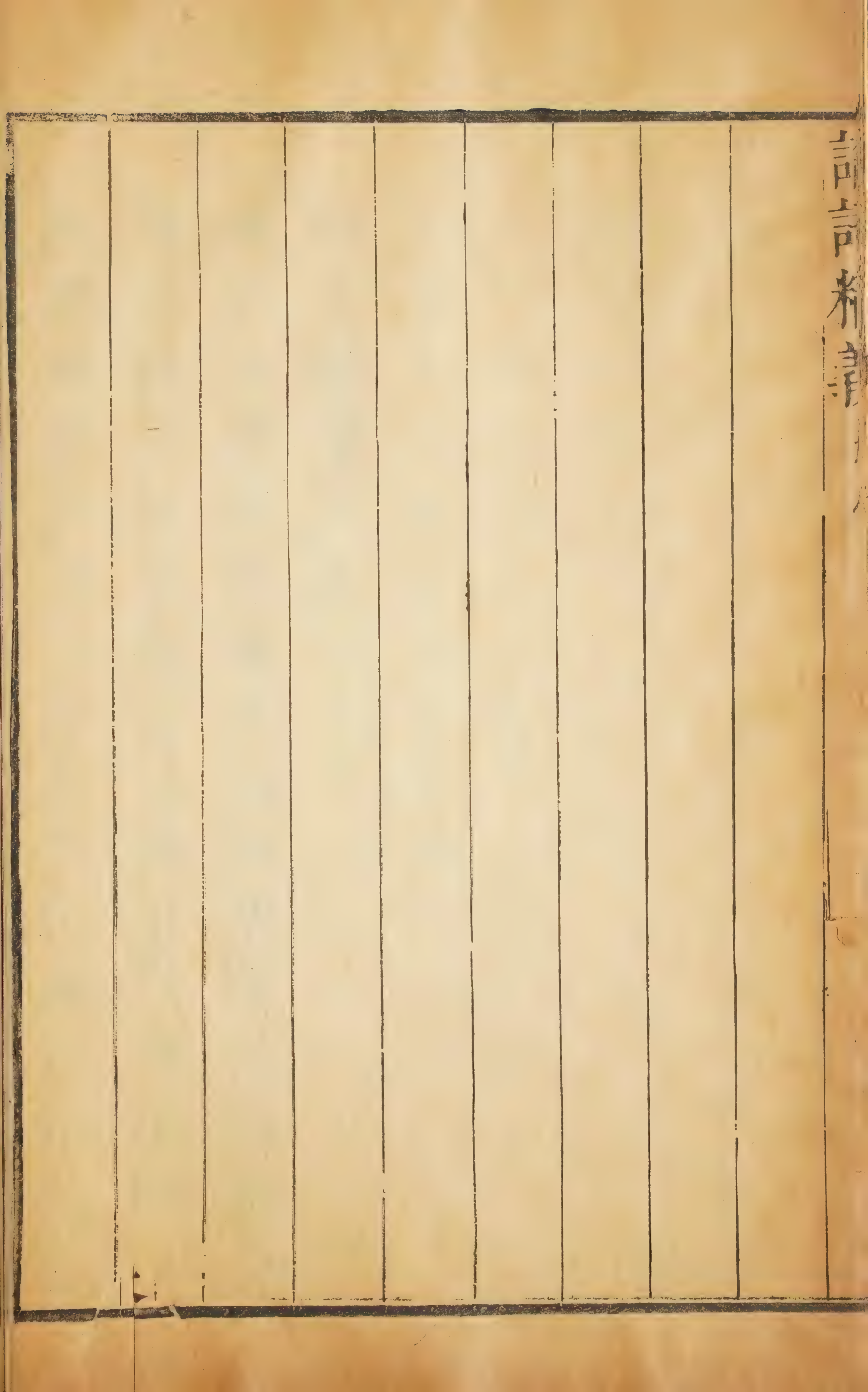
方能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敎之

由是而行之於仁知之道不其幾矣乎然樊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尹氏進解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
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
竊惟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茍能即
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
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
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
贊之而已恭惟　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
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脩
已以安百姓固已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

於事業矣復有何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又奏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故先王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形等爲虛語此先賢所以重講解愼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脩

爲無取施之於已未見其功挾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不測奧妙發明指歸彊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慚羞恐懼之至



論孟精義目錄

明道先生程氏 名顥 字伯淳

伊川先生程氏 名頤 字正叔

橫渠先生張氏 名載 字子厚

成都范氏 祖禹 淳夫

滎陽呂氏 希哲 原明　　解見孟子

藍田呂氏 大臨 與叔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建安游氏 酢 定夫

延平楊氏時中立

河東侯氏仲良師聖

河南尹氏焞彥明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駮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

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幷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疏

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若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説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

體驗充擴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

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巳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辯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

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

流俗頹巳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
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辯
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
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
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
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
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
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上

閩安溪李日焜省甫輯

甥德化鄭元重仲慈

壻晉江黃式讓允人

男　光塽廣卿

光型儀卿

仝較定正字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伊川解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又語錄曰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又曰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又曰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不足以

語君子

范曰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易重險之卦曰習坎水之於險也必游至而不已然後能乘險而流焉君子於難事也亦然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夫必有常也而後能立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伊尹曰習

與性成學者之習所以反其性也習之而串則與性一矣易曰兌說也而兌之象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所以求道故可說之善莫善於講習不亦說者比於說矣猶未正夫說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所以求爲聖人及其成功則無習無習則亦無說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才小者所友近才大者所

友遠君子之學有同道者自遠而來則亦可以樂矣夫説自外至樂由中出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習在已而有得於外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內君子之道求爲可充也能如此者其惟好學者乎在孔子則弟子自遠而至是也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小人唯恐人之不知也潛龍之德不見是而無悶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皆藏其德而脩身者也人莫得

而知之是以道不行時不遇獨立乎世未
嘗有悶懟而後巳亦無悔焉下焉者爲善
而必蘄乎人知有諸內必形諸外未有不
知者也不知而慍則不知於命無以爲君
子故人不知而不慍斯可以爲君子矣
呂曰信於始而不疑故時習而不捨信於
中而有孚故朋來乎遠方信於終而不悔
故人不知而不慍
謝曰學而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則

坐時習也立如齊則立時習也造次必於
是則造次時習也顛沛必於是則顛沛時
習也如此則德聚矣能無說乎有朋自遠
方來非必同堂合席專門同師然後謂之
朋也考諸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求之
今人信其與巳之不異皆朋也能無樂乎
夫道同則相知不同則不相知師弟子之
間猶有不相知者況他人乎是以一鄉之
善士斯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得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得天下之善士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人不知而不慍則其自待者厚斯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所以自處也有朋自遠方來同乎已者也人不知異乎已者也而不慍焉則幾於樂矣論語一經大抵不出此三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皆不慍之謂也

游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說也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無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

其爲樂可勝計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廣得於已者全然後信於人者周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外者旣已廣信於人者旣已周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已者曷至是哉此其所以樂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夫豈借美於外哉惟不借美

於外則志願在我而世之所可願者屛焉
其爲樂也烏可已耶蓋君子非樂於朋來
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
樂其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聞譽
也然求爲可樂者亦反諸身而已矣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不知命則行險以僥
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孰禦焉尚
何以爲君子乎若夫尊德樂義之士囂囂
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故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夷惠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飮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又曰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

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說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內外兩得矣故樂學而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憾矣安其令聞廣譽四馳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也人不知而不慍則非成德之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也謂之君子

楊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

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挻而目不瞬貫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來學者以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以學不講爲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慍亦非君子矣

尹曰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能有所自得故說有朋自遠方來其道同而信之

也故樂學在已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故曰

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人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

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

伊川解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者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

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
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
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又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
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
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如何
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

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

范曰孝弟則宐無犯上然而曰鮮者有至焉有不至焉者也至於好作亂則未之有決矣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民知親愛禮順則犯上宐鮮矣道之有本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無本則無自而生焉故君子爲仁有道在脩其身脩身有道在正其心正心有道在誠其

意誠意莫如孝弟未有事父孝事兄弟而
不忠於君不順於長不愛於人者也
謝曰上章論爲學之大體此一節論求仁
之方也夫仁之爲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而
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
仁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
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
寬信敏惠而已克巳復禮爲仁若不知仁
則止知克巳復禮而巳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仁者其言也訒此特愼言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爾爲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充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

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尚能不好犯上作亂况於眞積力久擴而充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亦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以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閒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

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游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
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
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人
此者爲仁履此者爲禮宜此者爲義信此
者爲信順此者爲樂茲非仁之本與知孝
弟爲仁之本則本立而道生之說見矣
楊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無二道也事親有隱而無
犯則孝弟之人宜無犯上者移之事君有

犯而無隱則犯上蓋有不得已而然者謂之好則鮮矣孝弟非仁之本蓋爲仁之本也欲爲仁當務孝弟此務本之一事耳若師氏至德以爲道本之類皆是論語之書竊意有子曾子之門人共成之也孔子沒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羣弟子惟曾子爲最少而是書記其死又惟二子獨稱子餘無稱子者則其尊之與夫子等故首述二子之言繼夫子之後爲

是故也

尹曰孝弟順德也順則宜無犯上不好犯上矣其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仁性也爲仁之道由孝弟而生故爲仁者必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伊川解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范曰巧言令色孔壬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則宜曰不仁而已然而曰鮮者則有

時而仁也夫巧言令色之人亦爲利而已其心未必不仁也人君邇之必敗亂天下其無以鮮而易之也

呂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脩於外者本有所不立脩於內者未足以兼之

謝曰仁雖難言知其所以爲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孝弟爲仁之本是也知其遠於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巧言令色鮮矣仁

是也然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爲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爲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爲巧言何者爲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

此宜學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游曰仁者誠而已矣無僞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歸於諂其貪與木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色而已則孔子所謂朽木糞牆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此聖人所以不絕其爲仁而止言其鮮也然則仲尼之惡

令色也如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
詩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
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楊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
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而
實之以君子之德雖或巧令未爲過也故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
稱之則巧令非盡不仁也然是之仁務爲
容辭之文而不實之以其德者多矣故鮮

矣仁　又曰便儇皎厲其去道遠矣焉得
仁

尹曰巧言令色而仁者鮮矣知巧言令色
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明道曰發巳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
裏之謂也　又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
與人

伊川解曰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又語錄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

范曰曾子守約動必反諸身爲人謀而不忠者有我與人故也與朋友交而不信者誠意不至也傳不習者講學不明也夫治己者未至則教人者不足故曾子懼夫傳不習也

謝曰九流皆出於聖人其後愈傳而愈失

其眞如子夏之後流爲莊周則去聖人遠矣獨曾子之學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其親炙而得之者有子思子思之學中庸可見也考中庸則知曾子矣聞而得之者有孟子考孟子之書亦可以見子思矣蓋其所學至眞至正如此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如孟子所稱曾子之事不載於論語者甚多則其泯滅者有矣今其幸存者可不盡心乎如此三者未可以淺近論

也爲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而習非眞
知道無二致人與己爲一其能如此乎爲
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
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與朋
友交而信非特踐言而後信也驩然有恩
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有不盡則非
信矣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
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
矣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以其

二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執柯伐柯也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爲一矣凡此三者幾於無我則能之是學之至也

游曰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巳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其固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

庶乎可以跂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於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日所省者三事

而已

楊曰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已也謀之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君子之脩身其患孰大於是故曾子之日省者如此

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爲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

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伊川解曰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又語錄曰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果能此道則亦可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只是淺近去

又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横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范曰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千乘之國變而至道也敬事所以脩已敬則事無不立信則民可使節用則不乏

愛人則本固使民以時則穀不可勝食材不可勝用五者治國之常法也故曰道此足以富之而已教之則未也禮記曰國家未道然則曾變至道亦未至夫教也

謝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是也然夫子不與之者特非所以待子羔也

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未嘗

得邦家也知其爲邦家之道則可以爲天下國家矣得志行乎中國不得志行乎家人其爲道一也況千乘乎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可以一天下朝諸侯則千乘之國亦可以用心矣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爲天下亦何獨不然敬事而信敬而信也節用則能愛人使民以時民事不可緩也

游曰道之爲言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

引恬而已馬融謂爲之政教者近之矣敬事而信德教以道之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政事以道之也有德教以道之則尊君親上之心篤有政事以道之則勸功樂事之意純有國之道何以加此蓋敬朝覲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之事則男女別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愼終敬祭祀之事則民知報本而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焉則民孰有不敬者哉一號令之

出也一期會之時也一賞罰之用也一嚬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其有不信者哉由是道而誠於心則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久於斯道而已雖然知敬事而巳未及乎信則非所以知信而巳未及乎節用則侈費而傷財非所以裕國知節用而巳未及於愛人則將吝細而少恩非所以厚下知愛人而巳

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法度加焉則治人之道足矣當孔子時斯道也將亡矣故亟言之使道之以道則於法度乎何有楊曰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有土有民無非事者然而事不敬則下慢敬而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則事不立矣敬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

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若春析夏因旣蜡而不興功之類所謂時也然此特道之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與孟子論王道之始同

尹曰敬其事信於民節用愛人不奪其時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後

世不能先此徒欲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其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道曰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所本而後學文然則有本則文自至矣

伊川解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巳之學也　又語錄

曰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以前不可讀書

范曰此脩身之大略也人孝出弟立身之本也庸行之謹庸言之信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衆則汎愛之仁者則親之以善爲主也夫子之敎人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學文者行之餘事也

呂曰行謹而言信

謝曰此言學者當知所先後也天下之人
愛親爲易盡孝爲難事長爲易盡弟爲難
能盡孝弟則能明人之大倫又能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親仁
以成己則在我者立矣至於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者其游於藝之謂乎
游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
愛則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
未能則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

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芘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塚者有之託眞

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
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
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
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
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
其無行則鶩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
如深讎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
之本末哉

楊曰自孝弟而達之於汎愛親仁蓋推其

所爲也君子之所務者本而已學文乃其餘事

尹曰爲弟爲子之職孝於親弟於長謹於行信於言汎愛乎衆而親仁人此德行也行之有餘力則以學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故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明道曰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伊川解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君事親與朋友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又語錄曰言見賢卽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有誠也

范曰惡惡臭而好好色者人之誠也以好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善無以加矣然而好賢者未必誠好之也賢賢者誠心以爲賢此好之篤者也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

事君不敢有其身故危難不避而終之以信此可學之資也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也本立而質美故也

呂曰質具矣而文有不足非所謂患也所謂質者誠而已矣賢賢至于改色好善有誠矣事親不愛其力孝有誠矣事君不有其身忠有誠矣待朋友而不欺交際有誠矣四者先立乎誠所未學者文耳

謝曰賢賢易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

之誠意無易於此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共爲子職而已事君能致其身不敢有巳而已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在我者不欺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能如此則其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别矣則舜所以爲舜其法可傳於天下者其能外是乎聖人人倫之至也此而曰未學不得謂之不學也其亦幾於生而知之者乎

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舍是無以學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仲尼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知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

學而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楊曰事君親交朋友人倫之大者學者明此而已苟能是雖曰未學斯謂之學可也然先之以賢賢易色者蓋學本於致知親賢所以致知也故爲天下有九經而尊賢在親親之先亦此意也

尹曰賢其賢則敬賢之誠見於色故曰易色於其事君事親與朋友交皆盡其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學者學此者也故雖未學

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明道曰聖人言忠信多矣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伊川解曰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又語

錄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橫渠曰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范曰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　重則有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所貴乎道者正己而已故不重則不威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學則不

固爲人而不重未有不易其守也忠者誠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誠爲大其與人也不欺爲大故心必以忠信爲主言必以忠信爲主行必以忠信爲主忠信所以立本也無友不如巳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巳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巳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過而憚改者不能强爲善也湯改過不吝則又賢於勿憚改者矣此

三者脩身之要也自天子至於士皆不可不務也

呂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主讀如於衛主顏讎由之主主所託也友所輔也改過所以自治所託失人則勢窮所輔不如巳則德不進所以自治不勇則惡日長

謝曰此一段當分爲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巳改過學者闕一不可也人孰有生而知

之者乎能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亦善矣孰有安而行之者乎能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亦善矣此非論生知安行者也自重忠信友如已者學之事也過而改困之事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以見其脩身乎蓋爲冠所以莊其首爲履所以重其足所以防其躁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退則揚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閒尚能移養如此而況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忠信進德之本也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儻不知此而欲進德何異絺兮綌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夫人自非上知下愚皆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其薰蒸陶冶能無待於朋習乎以子貢

之賢孔子猶戒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難與並爲仁矣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惟其改之爲貴師也過過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亦過也但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情性耳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捨之則爲小人不仁不義亦何常之有循之則爲小人捨之則爲君子君子所以勿憚改者蓋知其無常也小人

所以憚改者蓋安於故常也顏回百世師也而曰不貳過季路亦百世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荀卿嘗謂之鄙人蓋亦有過矣豈以嘗有過而害其爲百世之師乎知此則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無損於明也今人以嘗有過而自棄自暴以爲終不可以爲善遂至於文且飾者亦愚矣

又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

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
了人
游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尊
矣故君子日就小人日遠由是而學其思
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切其聽之
必專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
是則言招憂行招辱貌招淫好招辜何威
之有道聽而塗說者有之一心以爲有鴻

鴙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矣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

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巳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然則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巳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爲終焉

楊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自重之道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有威矣學然後可以與

權故不固主忠信所以進德也無友不如已者資以輔仁也然過而憚改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　或問無友不如已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已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友也曰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

尹曰不厚重則無威儀無威儀則志不篤志不篤則所學不能堅固主於忠信其忠信不如已者則勿友也遷善貴速故過則

勿憚改君子自脩當如是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伊川解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愼終追遠

之大者也凡事能愼於終不忘於遠足以

化民歸於厚德也　又語錄曰愼終追遠

不止爲喪祭

范曰愼者誠也於終者誠之如始使民勿

倍也於遠者追之如近使民勿忘也先王

重喪祭所以厚民德也曾子之行一於孝

慎終追遠者孝之終

呂曰喪祭者慎終追遠之一端耳

謝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人情之至極而不可以僞也爲之棺槨衣衾爲之春秋祭祀聖人豈以強民哉彼有感於狐狸之食霜露之降非爲人而然也以此處已則已德歸厚矣以此敎民則民德歸厚矣

游曰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

易忘也而追之厚之道也

楊曰人少則慕父母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因物有遷也至於終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民德歸厚矣歸者反其生之謂也

尹曰居喪盡禮祭祀盡誠慎終追遠之事也推而至於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非惟己之德厚化民亦歸於厚德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伊川解曰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又語錄曰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范曰溫良仁也恭儉讓禮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以所居之國必聞其政也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豈弟非以干祿不回非以求福然豈弟則干祿之道也不回則求福之道也夫子之求之也其亦此之類也與子貢之徒各以其識知之淺深而觀夫子之德其所以得政則由五者雖堯舜之聖見於外者亦不過乎此若子貢則

可謂善觀夫子矣

呂曰溫良恭儉讓皆謙德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況聖人之謙乎此所以求而人與之也

謝曰此一節論學之既成德性內充必有光輝著見乎外者蓋誠之不可揜也故以聖人儀形明之蓋粗厲感慨則必髮上衝冠剛暴狠愎則其容悻悻然將有求者必以喜隨人如此者不可勝計也然則德至

於聖人之地者其必有聖人之容如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是也聖人之容非誾誾非
侃侃非提提非總總柔不爲物侮剛不爲
物懼其惟溫良恭儉讓足以名之乎蓋淸
可爲也而難於溫溫者淸和之發也和可
爲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侮
人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泰之心
用如之何而不儉本無競强之心行如之
何而不讓至於此則泰然矣儼然矣其泰

然也豈不如春其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止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遠鄙倍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諸弟子豈不能學以致之乎蓋有忿懥之心者必不溫有忮克之心者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讓則溫良恭儉讓其惟聖人能之乎今去聖人久矣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猶能使人興起

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借令魯衛之君雖甚庸且鄙觀如此人也獨能不驚且疑乎獨能不親且敬乎欲有爲於一國者其能不就而謀之乎雖不爲當時所用猶爲當時所敬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學者儻有心於聖人威儀之閒亦知所以進德矣然則爲子貢者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於此豈獨知聖人哉又將以知子貢矣

楊曰夫子以是五者得之則求之在我耳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者也若夫暴慢侈泰則人所忌嫉雖欲求之其可得乎

尹曰溫良恭儉讓聖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則不侮也儉則無欲也讓謙順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欽而信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伊川解曰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范曰父在觀其志則能先意承志諭之以道父沒觀其行則能繼志述事顯揚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若其有過父在則當爭父死則當改不可以待三年也

謝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其志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

觀其行可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豈以爲父之道不忍改與蓋三年之間賢者處之則如白駒之過隙當是時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坐則見親於牆食則見親於羹於父之道可改也不可改也亦遑恤乎

游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堯舜文武之道雖行萬世不可改也何止三年若武帝權利之政德宗宮市之事昭帝順宗不踰

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者何待三年今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也人君士大夫皆當如此居喪之制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後事行者有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如以爲聽於冢宰爲嫌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豈爲其父皆有可改之道乎蓋　恤之道當然

楊曰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故父沒

然後可以觀其行出必告反必面不遠遊遊必有方若此類皆於父之道也君子不忍死其親故三年猶不改是焉可謂孝矣

尹曰父在觀其所志父沒觀其所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者謂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之心所不忍故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

伊川解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又語錄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卻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又曰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又曰知和而和執辭不完

范曰凡禮之體主於敬及其用則以和爲貴先王爲禮非以强世蓋欲天下皆可行人情莫不安此所以爲美也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勝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爲美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動而有節則禮也行而有

和則樂也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
謝曰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相反以相成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仁義也文武也莫不如是何獨禮樂不然乎有子知以和爲貴蓋有見於此也知此則知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豈强勉以害飲食之性哉一獻而百拜几設不倚豈强勉以害安逸之性哉天下定之後世安之自唐至周數千載間無苦心刻意不與民共由離所

不安之患父子益親君臣益序情性益厚風俗益敦得非以和爲貴而致然也先王之澤既衰禮文不出於誠意而出於勉强不出於循理而止於飾貌從事於斯也往往如季氏之祭雖有强力之容肅欽之心跛倚以臨祭者多矣禮家使人如此之難從殆不若夷俟倨肆之愈也至此則和之禮喪矣眞儒既不得位無制作之時曲士又牽於世俗之習而莫能察其源也或以

爲僞者有矣或以爲難以强世者有矣或以爲忠信之薄者有矣要之語末流而不及先王也豈非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歟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恐其無辨也聖人於一拜一揖升降之閒猶有隆殺焉又况小大乎則其用和於下大夫者必有異於上大夫矣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葢惡其瀆也事君之辱朋友之疏豈不以數乎家人之失節豈不以婦子嘻嘻乎知此則知所

節矣聖人之和所以異於人之和者知其有反而已小大由之不以禮節之故均於不可行也

楊曰禮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爲貴易曰履和而至至則不可以有加矣故先王之道斯爲美也然小大皆由之則有所不行焉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也上下異施則非小大由之也此之謂知

和而和然和而不以禮節之則流矣亦不可行也

尹曰禮之弊則至於離和之弊則至於流禮之用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小大由之然復有所不行者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失於流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明道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

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也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雖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伊川解曰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　又語錄曰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爾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爾信恭因不失近於禮義亦可宗敬也親亦訓近　又曰因

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
禮義者乎
横渠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
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
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
而能以禮節之也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
不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有未盡
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范曰信而無義則賊故復言非信也恭而

無禮則勞故不能遠恥辱也信必近於義故能成其信故言不必信皆可復也恭必近禮則能成其恭故其恭不入於諂而恥辱可遠也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聖人本末先後有序君子必自脩如此而後能至焉德有本道有源其學出於聖人故可宗也

呂曰信主復言然非義之信有不必復其

言恭主遠恥然非禮之恭有不足遠其恥親親主於有宗然親失其等有不足正其宗義理之差必至於此不可不察尾生復言非義之信也[illegible]下堂非禮之恭也墨子兼愛不可宗之義也

謝曰復當如復白圭之復言至於使人可復亦可謂善言矣言而信固已善也而況於近義乎信則言之必可行者是也義則言之中倫者是也信且近義則可以世爲

天下道矣使後世多識者亦可以畜德矣言至於如此此共有不可復者乎不侮之謂恭中節之謂禮畏人而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自愛而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也何謂中節擎跽曲拳過位必趨禮也臣道矣何恥辱之有見父之執猶事父年長以倍猶事父禮也子道也何恥辱之有勞則爭先行則必後禮也弟道也何恥辱之有何謂不中節非所當致恭而致恭

也非所當致恭而致恭施於在我之上者
猶妾婦之道也施於在我之下者是啓寵
納侮之道也其招恥辱必矣因親也故姻
睦之姻婚姻之姻皆從因推吾一視同仁
之心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特可以謂
之泛愛不可以謂之親何謂親繫之以姓
綴之以食內親也甥舅姻媾之聯外親也
若是者生當有燕食之歡死當有功衰之
戚所謂親者豈他人可以儗倫也推此而

達之亦有可親者乎有之其惟君乎治我也其惟師乎敎我也其惟友乎成我也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矣捨此三者之外亦有可親者乎吾恐不免於諂賤也既諂賤矣豈謂所尊身之道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信不食其言恭以飭其身親以與人同自衆人觀之亦可謂美行矣然一入於非禮非義之地適足以招恥辱取不敬也信乎求道非難欲免斯者其惟

學乎蓋惟學可以明善

楊曰信不近義而復其言是小人而已以其近義故可復恭不近禮則有恥辱之道焉以其近禮故能遠恥辱若夫惟義所在則言有不必復也恭而安則遠恥辱不足道也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則交物之道至矣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

尹曰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則近於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則近於禮然則恭信

於禮義爲近者也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巳

伊川解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范曰君子志於道而不願乎其外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敏於事行之如恐不及也愼於言者恥躬之不逮也苟有道者則就而正焉故無常師若此可以爲好學矣學

者所以學爲聖人也論語記夫子之言好學如此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此其自言也其於門人獨稱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不恥下問亦謂之好學則知學者鮮矣

呂曰不志於私養學所以專不事於徒言必見於行事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謝曰此一節不可以事求當以情性推之

蓋上世嘗有茹毛食腥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烹餁則食正欲其飽者也嘗有陶復陶穴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宮室則居正欲其安也此豈人之私智爲哉蓋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何獨好學者無求飽無求安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獨與人異乎是不然孔孟曾顏學者之師也其事有可考者如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與瓢飲簞食在陋巷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是

不然此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有財則爲之矣前以三鼎死且易簣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此不得不可以爲悅者也使其從大夫之後斯爲之矣然則聖賢所以過人者安在謂聖賢有求安求飽之心則不可也敏非欲速之謂聖人非欲速者也敏非進取之謂進取乃狂者之所爲夫欲速與進取聖人既不爲及至衆人無欲速則有遲鈍不及事之累不入於狂則有不忘其初

之患於斯兩者之間其惟敏乎愼非簡默之謂言及之而言豈可簡邪豈可默邪愼非囁嚅之謂與上大夫言而誾誾在朝廷而便便正欲其厲也言及之而言言而且厲可謂愼乎既一出於口何愼之有捨是數者之外可以求愼言之理矣然而難言也就有道而正焉非篤意於美身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不能如此也蓋倚聖人之門牆說巽言從法言者豈少哉此未可謂就

有道而正焉者未得之欲罷不能及聞之語而不惰既得之拳拳服膺而勿失其惟顏氏之子乎有能從事於玆數者蓋亦考其用心考其行事果何求哉非好學而何當之捨顏氏之子不可以語此矣當知自孟子以後無復恍惚於此矣　又曰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楊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夫食而求飽居而求安亦常人之情也雖賢者蓋有不敢不飽者如亥唐是也君子何容心哉隨所遇而已而志在於求飽與安則違是遠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學者學此者也又能敏事而愼言則內外進矣然不知就有道而正焉則敏愼或失於狂簡不知所裁亦未足爲好學也

侯曰食欲飽也求飽則志於飽居欲安也求安則志於安志於飽志於安非學者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事不可不敏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言不可不慎也學欲諳理就有道而正焉求所以諳理而自信也茍如是非好學而何無字非禁止之辭與不字不同

尹曰君子之學如此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者

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明道曰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畢富而言樂則

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　又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

伊川解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范曰切磋者道學也琢磨者自脩也貧而樂非志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者非自脩

者不能也子貢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貧無諂富無驕爲問蓋心所謂善矣夫子進之而其知又足以知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其自知亦明矣

呂曰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夫士苟能守其恆心雖死生之際可以無變況貧富之閒哉有玉於斯使之成器必切磋琢磨之工不同而玉質未嘗變也士之處於貧富亦猶是也貧則以道自樂

富則以禮自好皆欲吾身之入於善雖貧富之異而吾心未嘗動也若夫無諂無驕則其心亦有動矣此孔子所以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爲美也

謝曰此一節論質美者當學以成之也貧而無諂者無諂於人也富而無驕者無驕於人也此物我相對之稱也貧而樂貧而自樂也富而好禮富而自好禮者也人亦何與於我哉蓋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至於蹴爾而與之乞人之不屑及其嗟來雖謝也有所弗食若斯人也何嘗諂於人哉觀其狷介之志何時而能樂邪此貧而無諂直異於貧而樂也富者怨之府儻知所以損怨之術亦何敢驕於人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能知所以守富之術亦何敢驕於人然其自愛之心未免乎吝也若斯人者亦何時而中禮邪此富而無驕與富而好禮直不同也子貢聞一

以知二者也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者也故知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義如切如磋問學也如琢如磨成德也語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知問學成德之事善乎子貢之達也嗚呼其亦異高叟之爲詩矣

楊曰貧而樂非有道學不能也富而好禮非知自脩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其知來矣所謂聞一知二者有見於斯歟

尹曰貧能無諂富能無驕安分而已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脩之謂也告以樂與好禮而能知自脩之道告往知來者也賜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范曰學以爲已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已知然道積於中則德見乎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已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爲師善

者不得以爲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有能

而已不知君子之所患也

呂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知人知也君子之

學自充其知爾若人之不知則亦有命而

已矣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謝曰天下之理自下視高則難自高視下

則易如七十子知夫子則難夫子知七十

子則易人之所以相知何有不然者大人

之視小人如見肺肝小人而窺君子莫見

畛域以是觀之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盍亦急於知人乎急於人知乎此學者之患也

楊曰君子求爲可知而巳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詖邪淫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爲患也孰甚

侯曰知人明哲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故君子所患者患學不造理識不明達爾人之不巳知非所患也雖然巳旣明哲而

知人矣豈有人不知哉
尹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已
知其不知人者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
以爲患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下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伊川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

横渠曰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范曰人君欲天下之歸已則莫若務德而已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故

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也

呂曰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已而已

謝曰北辰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於此見無爲而爲矣故爲政以德者如之學以成已政以成物雖有內外之殊及其時措之宜則一也以德爲政者特推吾

所有與民由之而已故在我則不勞在人則易從苟爲不爾將弊弊然以物爲事而後能使民從已者則是居陋巷積仁義之君子一旦中天下而立未必能爲禹稷之事也親其親長其長未必能平天下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語未必信也

楊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故譬如北辰辰極星也居中故謂之極中而不遷故謂之辰

尹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無爲而治人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辰爲政苟不以德則人不附且勞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　又曰蔽當也詩三百篇惟思無邪一言以當之

范曰詩之義主於正已而已故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是也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又曰
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謝曰詩者民之情性之正出於先王之澤
先王之澤既熄而詩遂亡其流出於楚漢
猶有屈宋蘇李魏晉齊梁之閒猶有鮑謝
曹劉孰謂當春秋之時而遽亡耶蓋求其
止乎禮義則無也止乎禮義非易其心而
後語者不能則思無邪可謂一言以蔽之
矣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亦將以考其

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役行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

美聖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愁憂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可以邪心讀之乎

楊曰詩發於人情止乎禮義固惟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之　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如何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

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

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也其所思無邪而已

尹曰詩三百篇雖美惡怨刺之不同其旨

則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夫子旣
刪之止乎禮義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非正奚可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伊川曰格至也至於善　又曰有恥且格
此謂庶民士則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而
然

范曰政者法度之事也以法度率人而齊

之以刑則苟免而無恥無恥則無所不至犯上作亂者有之矣刑政之不足恃也如此若夫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道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皆道德齊禮之事也

呂曰知本末先後然後可以言治矣德禮者所以治內刑政者所以治外治內者先格人之非心使之可以爲君子則政足以不煩刑足以不用也乃若一切任治外之法則民將失其本心不知有德禮之美冒

犯不義無所不作雖有格者畏罪而已

又曰德禮者先王之所以治內而刑政所以治外治內之教行則人皆可以爲君子雖有政刑非先務也治外之法行則不知爲善之美雖有本心無從發也故政刑之用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

謝曰道所以勸之齊所以率之政與德爲先後刑與禮爲表裏欲以善其心故有德

禮欲以正其身故有刑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刑措可也雖無德與禮而刑政猶存焉故傷人倫之廢至於弁與刑政而亡故哀刑政之苛人倫廢則君子至於犯義刑政苛則小人至於犯刑君子犯義是以無恥而苟免者多况於小人乎

楊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知遠罪而巳故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有恥且格夫禮樂刑

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先王非不用刑政也書曰德爲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

侯曰道治也以政治之以刑齊之霸者之事非有以教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之也教之則民日遷善而化矣王者之政也故有恥且格

尹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無教化矣民

雖苟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
化存焉所以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

伊川解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已
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
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
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而

中矣　又語錄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往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而喻無所不通七十縱心然後至於命　又曰孔子之學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直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

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　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橫渠曰三十器於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

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又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歟　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縱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

然後不夢周公　又曰縱心莫如夢夢見
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
順之至也老而安死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聖人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此所異於人也自十五始志於學至七十
而縱心所欲此與人同者也三十而立者
旣壯矣非禮無以立立於禮者三十之事
也四十而天下之理得矣不惑者孟子所
謂不動心者也五十而學易窮理盡性故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耳之所聽無非道也七十而縱心所欲惟不踰矩也是以能縱之夫血氣有衰而志氣無衰舜耄期倦於勤者其血氣衰也志氣塞於天地者也無時而衰七十而從心所欲所以養血氣也君子困以致命遂志而老則縱心所欲皆所以一其德也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此舜之所欲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孔子之所欲也及夫時不用道不行則定禮樂脩春秋此縱心所欲之大者也蓋自七十以下未與於此若其踰矩則何以爲法乎

呂曰信有諸已故志於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立酬酢萬變用無不利故不惑六十心知之虛通貫乎全體至七十然後化

謝曰此一節論道之精粗無二一時熟與不

孰有差別耳雖始於學亦可以見聖人生而知之也生而知之特聖人之不居也譬如飲食焉始則知其可嗜已而加烹飪焉已而設匕箸焉已而可於口已而飽飫厭足已而知嗜好與滋味兩相忘矣雖始終不同何嘗有二物哉志於學志於是也不踰矩不踰於是也亦豈有二理哉於其閒有所謂立則物莫能搖奪而正固矣有所謂不惑則規盡物理而無疑矣有所謂知

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有所謂耳順則內外兩忘矣至於此則酬酢事物之變雖欲加意焉不可得而益雖欲不加意焉不可得而損心雖未嘗放而非出於收心雖未嘗思然亦未嘗無思也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於成童時已知有此理有志焉者知其學而後可以安且樂也若見道不明決無志學之理未知以學爲事決無可

立之理未能立決無不惑之理心且不盡
性且不知豈有知天命者乎不知天命則
與道爲二決無耳順之理然則不志於學
者舉廢之矣或乃以謂聖人縱心之妙不
學而能益見其狂且妄也今去聖人旣遠
所以知道入德爲尤難葢非知高明之難
而志乎學爲難也今天下之士視聖人志
學之事特以爲淺近又豈知何害其爲生
知乎何害其爲安行乎聖人之於生知豈

物物而知之聖人之於安行豈物物而安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安之下學而上達正如是爾學者儻能離經辨志親師擇友決知中道而不反決知不爲外物搖奪決知不爲異端誘怵始可以當志學之名始可以知聖人爲童子時也是可不謂難矣乎未能如此雖曰志乎學吾必謂之未也

楊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自十五志

學積至於七十則終乎爲聖人矣縱心而所欲不踰矩則從容中道無事乎操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非知聖人者也夫以孔子之聖其學不待十年而一進而其言若此者所謂以身教也不以聖哲自居庶乎學者知此則可勉而漸進也　又曰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縱心故未

達一閒者也　又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

今之後學皆能知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
邪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
尹曰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
也知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
心則不勉而中也孔子生而知之者而言
十五至於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進
學者不躐等之闕孟子曰盈科而後進不
成章不達亦此意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范曰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告以無違而孟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爲孝此不可不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孟氏魯之世臣其事君不以禮多矣其孝宜盡此三者而已故告之如此

呂曰孝者仁之出也不以仁之道事親謂之孝可乎孟懿子於魯列於三家而與逐

昭公其不仁甚矣親之生也以卿之祿不足養而竊君之祿其沒也以卿之禮不足以奉喪祭而僭君之禮雖曰厚其親而非孝也故孔子因其問孝而對以無違夫能無違於禮豈特孝而已哉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復問故因樊遲御而告之孟氏之於魯事君不以禮者多矣則其於事親可知矣故戒

之以禮苟能盡此三者以事其親足以爲
孝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范曰孟武伯弱公室而强私家所以得免
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告之如此父母
唯其疾之憂不憂其爲不義也不孝則災
及其親子能不爲父母之憂則可謂孝矣
尹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
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此疑非義而

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范曰此敎弟子以孝也故其言明而切犬馬皆能有養於人若不敬無以異於犬馬故養親以敬爲大孝經曰居則致其敬則孝以敬爲先也

尹曰犬馬能養而不能敬人之養親苟不能敬無以異乎犬馬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伊川曰對孟懿子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其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卻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

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況餘人
乎
范曰色難者養親之志爲難也能養其志
則能承其色矣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
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不足以爲孝
呂曰色難養志者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養口體者也　又曰色難先
意承志之謂
謝曰四人問孝不同聖人語之各異要之

非不同也蓋親天也不以事天之道事其親者不足以爲孝子聖人之言天也一言不足以該徧天理不足以爲聖言旣謂之天理矣何淺深之有哉樊遲游夏雖不在寢疑三桓子孫非志於聖學者然其言有及於孝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聖人對之舍性與天道又烏得而言哉何謂性與天道則愛敬是也生事之以禮舍愛敬則不能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愛也不如犬馬皆能有養而不敬敬也然則愛敬非生事之以禮乎生事之以禮聖賢語之詳矣今不復道死葬之以禮非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必誠信可矣祭之以禮非謂備九州之美味也知不以仁者之粟祀其親必不享也則以仁者之粟祀其親豈非以禮乎何謂禮順理之謂也順理則無違矣樊遲非茫然不知此有問於聖人者特欲質其目而已父母

唯其疾之憂父母之愛其子無所不至惟其愛之是以憂之也以苟訾取危是所憂也以苟笑取辱是所憂也而況於好勇鬪狠乎苟不念此則親之不忘我者有矣我之所以不忘親者未之有也豈非不孝豈非不順理不順理豈非違也違則豈知生事之以禮哉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愛而不敬也禽荒者愛犬乘肥者愛馬與好好色

同亦愛之之至也故特以犬馬語之愛其親而不敬猶不足以爲孝信乎事親之猶事天也色色難此非苟於從父之令悅其顏色而已至於有過則下氣怡色以諫之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至於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皆恐傷其色有事弟子服其勞必欲躬致其勞也有酒食先生饌欲將徹必請所與也

楊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得之爲有財孟懿子蓋得之而有財者故告之如此夫無財不可以爲悅則人子之於其親生事葬祭蓋有不得盡其禮者然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矣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雖斂首足形爲不薄矣以其所以祭祭之至也雖澗溪沼沚之毛足以盡誠敬矣反是皆違也仲孫謚武非有柔嘉之德也故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告之使無陵犯取禍以貽親憂

也子游子夏皆在文學之科蓋多文之士
也至敬無文故以敬養色難告之欲其知
本之爲貴也故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
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所謂色難者
如是
尹曰色難謂承順顏色爲難若曾子養志
是也先生父兄也服勞具食若曾元養口
體是也曾是以爲孝乎言養口體未得爲

孝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伊川曰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退而省其私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或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蓋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也如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便理會得曰唯若其他門人便須辯

問也　又曰孔子門人少有會問者只有
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
范曰顏子之性幾於聖人於夫子之言無
所不說默識而心通不疑故不問不問故
無辯終日不違如愚而已及其退而與門
人言則門人之於回不能如回之於夫子
也故有問而回之所應亦足以發此所以
知其不愚於夫子則如愚於其私則不愚
此顏子所以爲不可及也

謝曰聖人之教雖多術然莫善於答問孟子嘗曰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蓋言入心逼最爲親且切也然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亡則書無以異也　疑此顔子所以獨爲好學所謂不違者蓋聲聞相逼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也顔子於聖學之外無一毫私意留於視聽言動之間拳拳焉孜孜焉其好篤其心虛想起觀聖人之形容猶將有得況於聞聖人之言乎則其不違也必

矣所謂退而省其私然後知回也不愚聖人之意蓋不如此此聖人於眉睫之閒察顏子之形容已知其不愚矣爲此言者特以是證聖人察顏子之詳非眞實之言也

楊曰默而識之故如愚然孔子謂吾與回言終日則非止一二也是書所載顏淵之言無幾則孔子所與回言羣弟子有不得而聞者矣非聖人之教人陵節而施也蓋如此

侯曰顏子具體而微去聖人特未化耳故聞聖人之言默識而心通無所不悅所以終日不違如愚頹然其順也夫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聖人固已知其不愚矣云爾者有以發門人之進也

尹曰回之學默識心通何事於問辨其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其道所以爲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

明道曰所以所爲也所由所從也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伊川曰以用也所爲也由所從之道也所安志意之所安所存也　又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范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也觀其所由者考其所行之歸趣也察其所安

者究其所處之是非也以此三者取人無所匿其情矣夫達視之謂觀詳視之謂察夫在已者未至則在人者亦難知君子知已然後知人三者知人之常道也若夫大佞之似大賢大姦之似大忠則雖帝堯亦以知之爲難苟以爲難則易將至矣豈可不以堯難之爲法乎

呂曰所以今所自　所由昔所經由所安卒所歸宿

謝曰視其所以視其行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動作也察其所安察其情性也君子小人雖行事不同然豈有無因而然者必有以也視其所以則可以觀其識君子小人動作雖不同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故道有君子小人其所由則一也於此則可以見人之德君子而不仁者有矣然而所安者仁小人何嘗一日不在於善然而所安者利要其久則可以知其所安

矣於此可以察人之誠視其所以以視其變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常事也察其所安要之以久也所以在小人猶可以思慮爲亦可以勉强至至於所由則動作態度之閒難乎勉强也至其所安則顏色之閒必有發見者尤所難勉强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必見於外也然非有德者不能以此道觀人故惟君子視小人如見其肺肝也後世爲九證十二流之

別其源亦出於此然豈如聖人爲簡且易也

楊曰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苟無濟用之才則不能以也人之所由有邪正所至有遠近視其所以則知其才觀其所由則知其行察其所安則知其至夫如是尚能廋乎哉

尹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者考其所由之鄉背察其所安者究

其所處之是非則人之情何所所匿哉重言之者深明其不可匿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伊川解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又語錄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郤氣象也

橫渠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聞見而察來皆其義也

范曰溫故而知新者進德脩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爲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楊雄曰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爲師矣

呂曰師尚多聞故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

謝曰新故之相因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者觀之莫知其異也溫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二致也在溫故不害其爲知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爲溫故則溫故非不忘其初之謂能溫故知新豈徇物踐迹者之所爲乎故可以爲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日而語哉

楊曰溫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

其所亡子夏以爲好學而夫子以爲可以爲師矣此書所謂惟斅學半也

尹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器也

范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以道爲本故不入於形器者各適其用而

不能通其變者也故舟不可以行陸車不可以行水大德則工小德則器工者所以制器也夫子之門人唯顏淵冉伯牛仲弓不可以器名之自子貢以下皆器也夫子之教人志其大者遠者而忘其小者近者故曰君子不器

游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者所與也

楊曰君子其猶規矩準繩乎方圓平直之所自出非一器可名也

侯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不器

尹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也如此君子無施而不可安得而器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伊川解曰踐言則可信　又語錄曰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

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之　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范曰君子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故必先行之而後從之以言則言不浮行而皆有實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君子之事也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夫子以此告之

楊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從之不行其言則

去之茲其爲君子與子貢在言語之科故告之以此

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顧行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伊川解曰周爲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又語錄曰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范曰忠信爲周言其道之可以周徧也阿黨爲比言相比附而已君子唯忠信是與

周焉者皆忠信也不患無黨於天下故周

而不比小人唯巳之私唯利之從故比而

不周然君子於義亦比子曰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也小人於不善亦周傳曰頑

嚚不友是與比周君子與小人晝夜陰陽

相反而巳

呂曰周者以至公交物比者以私意交物

故周訓爲徧又爲忠信至公之交以忠信

也

謝曰天下之善如仁智聖賢皆有主名特君子不可以一端論也君子之道四夫子所不居則謂之聖人亦可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則謂之賢人亦可要其所存所養蓋喻於義而不懷惠上達而非小知者也其所存養者如此試一想其爲人將何以目之乎其必謂之君子可也此等豈可以器名之乎其所有雖不言而可喻其所行固無繫吝之私以其不可以器名故曰

不器顏閔於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孟子於清和未必過於伯夷伊尹柳下惠然而不學三子也知此者可以識不器之理矣以其不言而可喻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行其所言也而後從之言其所行也能至於德諸顏閔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爲孝能讓千乘之國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爲廉則行至而言不至何害其爲君子如不言而

四時行亦何害其爲天乎以其無係吝之私也故曰周而不比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私好則無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爲周而後可以不比也彼係情於濡沫之閒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之事壯士且不可爲也而謂君子爲之乎知此者可以知君子不比而周也

楊曰忠信則無往而不周故不比比則暱

於私矣故不周

尹曰君子道大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伊川解曰學而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又語錄曰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無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學原於思

范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學而不思則無得於內故罔罔之言亡也思而不學則無得於外故殆殆之言危也博學而多識非不美也然不能思以索之則無以致其精故罔而無得也殫思研精以求微妙非不善也然不能學以聚之則殆而不安或過乎中無以致其道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學而思則有得於內也學則有治思則有得則無罔殆之過也

呂曰學而不思如罔之無綱思而不學則不得其所安罔罔羅也殆危也不安也

謝曰知崇則德益崇下學則業益廣崇德而廣業雖非二體然自其內外不合者觀之不可以不兩進也思知之事也欲其崇學習之事也欲其卑能習矣而不能思以精之則有習矣而不察之病民不可使知之正謂是也知及之而不能學以聚之則有窮大而失其所居之蔽夫子語季路以

六言六蔽正謂此矣

游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爲已故罔罔者反求諸已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

楊曰不思則無以自得故罔不學則居之

不安故殆

尹曰學而不思則罔然無所得力索而不學則勞而無所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伊川解曰攻乎異端則害於正

范曰攻者專治之也故木石金玉之工皆曰攻楊雄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之異端則曲而不通諸聖者也若楊朱墨翟是巳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豈不害哉人

君之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皆異端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

謝曰隱於小成暗於大理皆所謂異端然當定哀之時去先王猶近故其失亦未遠姑存之則未甚害也欲攻之則無徵無徵則弗信弗信則民弗從其爲害也莫大焉恐其不免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也故夫子

於怪力亂神特不語而已無事於攻也彼有一識吾之門牆能以善意從我則其於異端豈待吾言而判哉若孟子之於楊墨不得不辨則異乎此

楊曰異端之學歸斯受之可也如追放豚則害矣

尹曰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苟攻乎異端則害於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伊川解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范曰仲由好勇勇於學則將强其所不知以爲知小其所知以爲不知故莫若必由其誠則是知也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凡人莫不有此患有諸已而必信者

鮮矣豈獨由也哉

謝曰子路勇於學者也彼其閑於死生之際蓋有大過人者然舍故態而遊夫子之門其爲功不過數年之閒若是其速則於道豈無强探力取之蔽乎故特語之以此知之爲知之可以知不可以不知者也不知爲不知不可知不必知者也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在衆人則以爲不可知者矣然而在學者苟不知此豈非闕歟千歲

之遠六合之外則衆人有以不知爲愧者矣在學者儻不知此則亦何害於道如此者蓋非可以一言盡也儻能別識於此亦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曰是知也

楊曰以不知爲知豈知也也哉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不知爲知也故語之如此

尹曰仲由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孔子誨之以此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
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

伊川解曰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
也君子行已能愼得祿之道也　又語錄
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脩
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
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
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

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
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
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祿者也　又曰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以告子張
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然或
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
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橫渠曰歸罪爲尤罪巳爲悔言寡尤者不
以言得罪於人也行寡悔者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　又曰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

范曰夫子之門人顏淵閔子騫皆不仕於大夫漆雕開亦不欲仕也子張以仕爲急故學干祿而夫子告以慎其言行脩天爵而人爵從之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故曰祿在其中矣苟能脩身亦不廢其干祿也

呂曰疑者所未達殆者所未安

謝曰此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而夫子語之以干祿之道也或得之於往訓或得之於益友皆所謂聞也彼豈欺我哉然未能安於吾心皆所謂疑疑則勿言可也見非目見見之見乃識見之見見之不疑然後行之不疑於見有所未安者不行可也聞疑而言見殆而行人雖不我罪我獨於心無歉乎尤非人尤之乃自尤也多聞闕

疑可以無愼又曰愼言其餘多見闕殆可以無愼又曰愼行其餘此皆有深意其惟近思者可以得之乎能至於此此非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若汝如此天下不用善則已用善則入其舍汝乎無天理則已有天理則神之聽之其舍汝乎此所以有必得祿之道也

游曰行於已而爲行故愼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而有言故愼言則寡尤尤在

事也易之言無悔者本諸心也故於行已
者言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也故於應物
者言寡尤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鼎蹇旅
大畜無尤非謂言可以有悔已
楊曰聞見之多則知之未必盡也不能無
疑殆疑而言之殆而行之不知闕其疑殆
而慎其餘則不無尤悔矣積尤悔之多則
身之不能保何祿之干乎然學於聖人之
門而問干祿豈非所學也故孔子以言行

去也然則爲天下國家之道特在於舉錯之間而已故舉錯則同治亂則異然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彼其心豈固欲舉枉錯直以拂天下之心哉蓋無道以照之則自以爲直自以爲枉者亦多矣

楊曰舉錯當人心則服矣

尹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也必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范曰季康子不能正身而欲民敬不能孝

慈而欲民忠不舉善而教不能而欲民勸

不可得也夫子於君大夫之問未嘗不以

正對者急於民也

呂曰既孝且慈上下交盡此所以使民忠

也　又曰孝以盡乎內慈以盡乎外交盡

忠之本也故可使民忠

謝曰敬忠以勸雖三代之民何以加此如

季氏者亦豈知此道眞可以爲天下國家

也彼其所問蓋故家遺俗之所傳耳三者皆情性所有豈可以強爲乎敬無體也惟莊可以聚之忠固有也惟孝慈可以居之勸非強勉也使知善之爲善蓋有不待詔而從之輕矣此三者皆不可以僞爲善學者雖以此自養可也民雖不可使知之其能使不出於此此道乎然則所謂成已成物有二致不可矣後世徒以法度繩墨糾持人心者亦多見其術之疏矣

楊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故臨之以莊則敬孝以身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知親上矣善者舉之不能者敎之則人樂於爲善矣故勸

侯曰莊非敬也臨之以莊孰不敬哉孝慈非忠也孝於親而慈於下孰不爲忠哉善者舉而用之不能者矜而敎之孰不勸哉雖堯舜之政不出於斯而已

尹曰欲使民敬當臨之以莊欲使民忠當

先孝慈欲使民勸當舉善而敎不能未有不自已出而能化人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伊川解曰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范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未有不正身而可以正家不正家而可以正國者也故孝

于父母友于兄弟施之於家而有政是亦爲政矣豈必在位乃爲政哉

謝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猶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此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聚而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分而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大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

不足然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謂孝乎惟友于兄弟未足爲政豈知道者之言乎

楊曰爲政者自家推之國而已此爲政之本也夫子之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至於爲政則有不得而與焉以行示之而已是亦爲政也故其言如此

侯曰爲仁自孝弟始推孝弟之順施於有政則天下可以平何必民人社稷而後爲

政哉聖人言而世爲天下法動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道其爲政孰禦焉

尹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其爲道一也故孝友之施于家是亦爲政奚必在位乃爲政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范曰車無輗軏則雖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閭鄉黨而況其遠乎故兵食

可去信不可去匹夫不信猶不知其可而

況於爲天下國家無信其可行乎

謝曰有諸巳之謂信人而無信則無諸巳

矣孔孟論信如此然自不學者觀之亦莫

知所謂有者有何物也亦莫知所謂無者

無何物也今且以形性之近論之聖人人

倫之至雖不可以信言然自其因性言之

亦可謂有是性自其踐形言之自可謂有

是形聖人固如此然衆亦豈能舍是性亦

何嘗離是形何以謂之無也曰視之不見與無目同聽之不聞與無耳同則雖謂之無是形何不可之有當其操欲害人之心則幾於無惻隱當其懷穿窬之心則幾於無羞惡則雖謂之無是性亦何不可之有天與之而已不能有之以至於此求其有以異於遊魂爲變者巳希尚可以謂之人乎世蓋有魍魎之論惟斯人者可以當之以言其非有非無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取譬實不遠矣

游曰人而無信以輗軏爲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爲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爲義則踶跂而已爲智則誣爲禮則僞無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無輗軏則有車之名而無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

楊曰車無輗軏則無以引重而致遠人之於信猶是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舍是則不行於州里况天下乎

侯曰信者有諸已也信於仁則爲仁信於義則爲義信於禮則爲禮信於智則爲智則不鑿不信則無此四者罔人而已猶大車之無

輗小車之無軏可行之哉輗軏車待以行者也

尹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者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者謂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也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言不可行也如是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伊川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默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世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知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又曰禮時爲大須當有損益夏商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之類可從則從之　又

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寛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爲曠蕩尚浮虛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illegible]無異故五胡亂華[illegible]之亂已

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illegible]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元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illegible]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萬目亦未甚舉 因問十世可知

遂推此數端

范曰夏商之禮皆聖人之所作也然而商周繼之必有所損益焉所以適時之宜也其或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後世雖有作者亦無以加矣故孔子曰吾從周雖有損益亦不出乎三代而已楊雄曰繼周者未欲太平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

呂曰按殷周已見之迹知理勢之必然故

可以推知百世

謝曰子張之意以謂遠必有以驗乎近亦可謂窮理之言也然意則有盡故聖人不以爲然亦不以爲不然直暢之以巳意而巳聖人之意如何以謂在我之前者旣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在我之後者又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因革損益之理出於窮則變而與民宜之不謂纂紂之餘一無可因革絡堯之後一無可損益視其理之

所在何如耳於此可以見三王之用心矣
此聖人於因革損益之理可知也繼周者
或有以聖繼聖者乎不可得而知也或有
以暴易暴者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知所以
損益乎不可得而知也不知所以損益乎
不可得而知也其唯可以證諸庶民可以
驗諸鬼神者雖百世之遠有聖人作其必
同乎此其可知也
楊曰三代之禮相因而巳非盡革也因時

損益救其偏弊而已後之繼周者無以易此故雖百世可知也觀孔子對顏淵爲邦之問其損益之理可知也

侯曰損過益不及雖百世可知也奚止十世哉三代之損益不越斯而已

尹曰臣聞三王之禮不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方備皆因時損益而然也推之則商因於夏周因於商從可知矣後世若能知損益之道雖百世亦由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伊川解曰不當祭而祭之諂乎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范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爲者所當爲而不爲也夫可爲而不爲與不可爲而爲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爲諂見義而不爲是無勇也

呂曰諂生於過無勇生於不及也推是二

端以明過與不及之害

謝曰此一段立義雖異而意則相循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可者使之不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若夫不知不仁者不足以與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者乎而又當政教

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之者宜其紛如也聖人於此時欲驟而語之則無證欲秩之以禮則無位其憂深思遠之所爲以謂儻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之禮未爲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喪也蓋鬼神之理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而祭之此其所以祈於不諂焉知諂爲可恥而又能勇於不爲庶乎經正矣故繼之以見義不爲無勇也仁且不武蓋有如公子家者則

知及之而勇不能行者葢有矣然此之所謂見亦豈眞所謂見哉使其如見所好則豈不能如父母之愛赤子使其如見所雠則豈不能如鷹鸇之逐鳥雀謂不能爲吾不信也恂恂仁者有如吳祐而能抗跋扈之威此可見矣又况於自反而縮者乎

楊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儌福於非其鬼非諂而何夫氣集義所生也見義不爲其氣餒矣焉得勇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